



华侨史论文集



4

-09
3
3

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

1984年·广州

目 录

- 试论华侨史研究 朱杰勤 (1)
美国华工与中央太平洋铁路 杨国标 (14)
关于缅甸滇侨若干问题的浅见
——滇西调查的一些启示 肖 泉 (34)
菲律宾华侨在西班牙统治后期的经济活动及
其作用 (1778—1898) 何思兵 (72)
马来亚独立前华人橡胶种植业 张应龙 (102)
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的
斗争 沈福伟 (138)
两次大战间美国唐人街政治风潮述略 王少如 (157)
20世纪10—30年代的朝鲜华侨 杨昭全 (184)
关于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兰芳公司 朱纪敦 (204)
试论中华文化对印尼社会的影响 杨启光 (216)
在越南的中国高僧 陈德江 (236)
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斗争回忆录 朱逸辉 (241)
在第二故乡的日子里 刘新彝 (273)

八十年代初期日本的华侨史研究述略

.....罗晃潮 (294)

研究美国华人社区问题的著名学者

——王灵智教授

.....于仁秋 (301)

东马华人史家刘子政 张应龙 (307)

《三宝垄历史》序 朱杰勤 (320)

试论华侨史研究

朱杰勤

一、为什么要研究华侨史

我们惯称的华侨，是指相当长期侨居在外国的中国人。为着特殊任务在外国短期居留的留学生，外交人员和来往客商不在其列。中国人口众多，流寓外国的也不少。亚、非、欧、美和澳洲等处，都有中国人侨居。他们与当地人民和平共处，共同创造财富，促进社会繁荣。在中国与外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上，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上，华侨一向发生巨大的作用，可以说是中外友好关系的纽带或桥梁，因此，华侨史就成为中外关系这一学科的重要部门。

华侨是中华民族移居海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研究以各族人民为主体的中国史，就不能不研究华侨史，编写中国通史，也应该把华侨包括进去。我曾经向主持中国史学会和教育部中国历史教材编辑工作的郑天挺教授提出这个意见，他非常同意，并邀我合作，可惜他不久因病逝世了。华侨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部分，多数是劳动人民出身的。他们有些因反抗封建王朝，失败后逃到海外去的；有些因遭到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失去土地，无以为生，而寄居外国的。他们未离开祖国前已受尽旧社会的歧视和阻挠，出洋时又历尽风波的险恶，但他们从不气馁，勇往直前。他们具有刻苦耐劳

的体质和坚强不屈的意志，到外国后，又要“披荆斩棘，以启山林”，与疾病和猛兽作斗争，来创造生活条件，并与当地居民搞好关系，进行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作出应有的贡献。我们在华侨史上看见许多杰出的伟大人物及其轰轰烈烈的光辉事迹，就应负起宣扬的责任，在青史上大书特书。

研究外国史或华人侨居的国家史或地方史，也不能不提到华侨。因为华侨在侨居国已经和当地人民一样劳动，开拓富源，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共同创造历史，就应该在历史上占有恰如其份的地位。例如新加坡总人口一百八十八万人，而华人有一百四十万人，占百分之七十四点五。如果要写一本新加坡史，就不能不提及占人口过半的华人。又例如十九世纪后期，华人去美国的已有十万多。建筑横贯美国东部各老州与太平洋沿岸各新州的铁路，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主要劳动力是由华人提供的。华工参加筑路的有四、五万人，因筑路而牺牲的不下万人。可以说，这条铁路是中国工人血汗筑成的。开垦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河流域的沼泽地，就是美国资本家利用华工的廉价劳动力，逐渐把四十二万五千英亩水草丛生的沼泽地开拓完毕的。有一个律师布卢克承认：“我问过一个前任加州总测量工程师，究竟中国人在建筑铁路和开垦荒地这两件事中，对加州财富贡献有多大？他估计是二八九，七〇〇，〇〇〇元，这笔财富是中国人提供于加州的，是完全归白人所有，由白人享受，而不能由中国人享受。中国人不能把这些财富拿走，甚至他们想拿走也不能拿走的。”从上面事实看来，如果我们研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或加州志，就不能不提到华侨开发美国的功绩。

华侨史是中外关系史的重要部分，华侨是中外友好关系

媒介和当事人。中国的海外交通，国际贸易、文化交流等等都有华侨参加，并发挥积极作用。因此，研究中外交通史、中国国际贸易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国外交史等都要涉及华侨史。而我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经济政策、文教政策和华侨政策，也应该掌握华侨历史知识和现况。所以华侨史研究还是一门适应国家需要的有裨实用的科学。

研究华侨史对广大群众进行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很有帮助，中国人到海外各国侨居，一向同当地人民和平共处，不像西方殖民者包藏祸心，在他们本国政府的支持下，掠夺当地财富，奴役别国人民，占领别人土地，二者性质截然不同。我们华侨协助当地人民，开发资源，建设社会，彼此通婚，在生活上打成一片。及至侨居国受侵略并沦为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的时候，华侨和当地人民同受压迫和奴役。他们的命运连结在一起，生死与共。殖民地人民每次反抗斗争多有华侨参加。这是国际主义精神的表现。俄国十月革命时，华侨有不少人参加红军和捍卫以列宁为首的党中央赤卫队，高举红旗，推翻了沙皇专制，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又是华侨国际主义精神的表现。这种例子很多，不列举了。华侨的爱国主义精神更为突出。如所周知，在旧民主主义时期，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宣传革命，得到华侨大力支持。辛亥革命时，海外华侨汇款回国充军饷的，仅东南亚地区就达数百万元（大洋）之多，回祖国参加战斗的为数不少。自民国成立后，各种革命活动，如反英帝的省港大罢工、抵制日货运动、反美排华运动等等。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热血沸腾，奔走呼号，不少人毁家纾难，捐输物资，并且回国参加实际斗争，不仅出钱出力而且献身。他们的高

度的民族意识，爱国热情和具体壮烈事迹，真是可歌可泣。近年我国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时候，海外华侨渴望祖国的富强康乐，纷纷捐献物资协助社会主义建设，亦有不少人自动回国以他们的专长和我们一道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研究华侨史就要将华侨的高度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和行动加以表彰，作为我们的学习榜样。

最近有些人认为：自十九世纪末期，在中国社会才有华侨这一名词出现，至1955年万隆会议时，就提出双重国籍的取消问题。周恩来总理曾明确宣布：华侨在外国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按照这一原则，我国政府同一些国家妥善地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据此，身居外国而取得当地国籍的人，就不保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那末，现在海外华侨，除一部分老华侨还保持中国国籍外，其余越来越多地加入当地国籍，他们的后代，由于种种原因，都成为外籍华人，或“华裔”。这类人是否可以纳入华侨史范围？而且海外华侨保持本国国籍的日益减少，一百数十年后，华侨一词，恐不通用于海外各国，这样看来，华侨研究的范围恐怕越来越窄，换言之，华侨史的研究，可能没有广泛的前途。事实上有些海外侨胞学者把华侨史称为华族史或华人史。

我们认为华侨一词是侨居外地的华人。按“侨”的意思，清代编的《佩文韵府》说：“侨，寄也，客也”。康熙字典说：“旅寓曰侨居。”《隋书》二四卷纪载：“晋自中原

丧乱，元帝（司马睿）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民）。”可见一千六百多年前已有“侨人”的称谓，即寄居外地都称为侨，并不专指“远托异国”的人。近代出现华侨这个名词，主要指侨居外国的华人或华族，西人一贯称呼华侨为“海外华人”亦即此意。

我国人民早在二千多年前已有移入海外的。例如商周之际，华人从海路移入朝鲜；秦汉之际，华人移居日本，唐宋之际就更多了。唐代求法印度的玄奘法师就“周游西宇，十有七年”（包括旅程）。义净在室利佛逝（今印尼）求法著书亦居留十二年之久，有些法师还老死于该地。宋代朱彧的“萍洲可谈”卷二曾提到：“北人（华人）过海外，是岁不归者，谓之住蕃，”有的“住蕃虽十年不归。”这些十年不归的住蕃华人，虽当时无华侨之名，却有华侨之实。明清之际，华人移居东南亚的更多。如果把二千年来的海外华侨作为研究对象，就不愁没有东西可写了。而且目前在海外继续保留中国国籍者亦有数百万人。这些都是华侨史的研究对象。即使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还是含有中华民族的血统，沾染中国文化和风俗习惯，有乡土观念。他们虽然加入外国籍，但也可以随时申请恢复中国籍。从具体的个人而论，他可以前半生是中国公民，而后半生才成为外籍华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可以作为研究对象。当然我们在华侨史中，尽可能把华侨与华裔区别清楚。在中国史传体例中，某历史人物的传记里，可以提及他的子孙后代。我们认为可行的。有人提议，要把华侨史改为华人史。我们不以为然。华侨史一词自有它的含义和特点，而且沿用已久，一时难以取代。日本人至今还沿用华侨史名称，自有他们的道理。

我有一位亲属是马来西亚老华侨，也是社会知名人士。他曾经劝过我不要搞华侨史。可是他最近建议华裔自组团体，筹措基金，进行史料搜集保存研究工作。得到侨胞的广泛热烈的响应。为什么他们要设立华社历史研究中心呢？他们的答复是：“我们绝不能数典忘祖！”我们知道，他们的处境是困难的，工作是艰巨的，我们希望他们群策群力，不折不挠，克服一切不利因素，并预祝他们成功。海外侨胞既然对华侨史研究如此热心。我们国内研究华侨史的人应该自勉。

二、怎样开展华侨史研究

从上文看来，华侨史研究的重要，主要是由于华侨本身的重要。政府如果重视华侨，就必然会提倡华侨问题、特别是华侨史的研究。可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国内学术界对华侨史研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侨务机构也仅把它看作华侨问题中无足轻重的部分，不大注意。例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1942年，侨务委员会和教育部在重庆设立一个南洋研究所，研究人员不少，但没有一个系统地研究华侨史的。还有一个海外部，它只考虑如何在海外扩大国民党政治影响问题，谈不上华侨史研究。在学术界和出版界方面，发表的华侨史的专著也不多。清末有署名为“羲皇正胤”（即黄帝后裔）的人，写了一卷《南洋华侨史略》，发表于《民报》1910年25—26期。1929年，温雄飞的《南洋华侨通史》和李长傅的《南洋华侨史》相继问世，颇有影响，迄今还有人引用他们的著作。以后其他作者还出版了几本有关的专著和译品。四十年间，国内出版的华侨史只有数种。而且仅限于东南亚华

侨，范围不广。关于华侨问题的期刊，以1921年何海鸣先生在北京创办《侨务旬刊》为最早。这一刊物以研究华侨问题为对象，也发表了一些有关华侨史的文章和文献资料。可谓得风气之先。何海鸣先生还在北京大学讲授过《海外华侨殖民史》这一课程。1926年，厦门大学也开设了一门南洋华侨史的课程，由著名中外关系史学家张星烺先生担任。但未闻其他学校开设同类的课程。国内华侨史研究开端于二十世纪，其基础和实力都是薄弱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侨务机构重视华侨问题，开始鼓励和支持华侨史的研究工作。国内设有东南亚研究机构如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等也纷纷响应号召，组织人力投入此项研究，也取得相当成绩。“十年动乱”期间，文化事业受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摧残，有关的研究机构相继停办，研究人员也受到压制，华侨史研究不能继续下去了。自从“四人帮”垮台后，在党的三中全会的精神指引下，拨乱反正，百废具举，华侨史的研究又重新提到日程上来。在有关领导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广东和福建两省的侨联已相继召开华侨史讨论会并成立华侨史学会。1981年中国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在北京成立华侨历史学会。廖承志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鼓励大家编写华侨史。这些会议的召开和学会的成立，说明侨务机构和学术界对华侨史研究十分重视。在高等院校中，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侨大学、中山大学都设有华侨史研究室。1981年，教育部批准暨南大学成立华侨研究所。上海市侨联和华东师大及浙江侨联等又设立华侨史研究室。还有云南历史研究所和广西印支研究所亦积极展开华侨史研究。可谓极一时之盛。近年华侨史研

究的勃兴，蔚为风气，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广大群众对于华侨史研究发生兴趣和认识其重要性。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华侨史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如基础差经验少，成果不多，水平不高，研究范围狭窄，研究队伍薄弱等等。要纠正这些缺点，就必须首先发动群众，使广大群众对华侨史研究重视起来，大力支持，造成一种社会风气。有了群众基础，华侨史的研究就立于不败之地了。还需要党政府领导机构重视这项研究工作，把这门薄弱学科扶植起来，组织人力，调拨经费，设立机构（如华侨史研究所之类），从事专门研究，并发动海外华侨和国内归侨中有兴趣和有条件的人参加这项工作。这样，我们的研究队伍就越来越大，成果越来越多了。有条件的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可以开设华侨史这类课程，来培养华侨史研究的人材。中央和沿海以及与外国边境相连的各省都可以成立华侨史研究会。以便集中人材，交流经验，互相帮助，共同促进华侨史的研究。学会是群众组织的学术团体，学会主持人必须众望所归，才德相称。选举办法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过去有些学会成立，由代表们选举理事，又由理事推举理事长，往往会产生流弊，不如由全体代表直接选举理事和理事长，手续更为精简，而且更有代表性。

目前国内期刊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没有一种关于华侨的刊物公开发行。我们必须填补这个空白。华侨史学会成立之后，可以出版刊物。学会如果没有刊物，就等于没有生命。通过刊物，我们可以大出研究成果，并通过刊物来发现、培养，集中和团结大批研究华侨的人材。

其次，世界许多学会都有它的图书资料室。因此，有人

提议要建立有关华侨的资料中心。不过我们认为，如果有条件建立资料中心，固然是很好。但以一个学会或研究所的规模而论，成立一个图书资料室已经不错了。建立资料中心，必须解决地方问题，经费问题和图书资料的来源问题，以及管理人员问题。根据目前的情况和我们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资料中心不能急于求成的。我们建议：用学会名义，通过侨务机构，取得国务院文教领导部门的支持，与北京图书馆和各省市图书馆协商，由中央和地方图书馆把一切有关华侨史的图书资料集中起来，放在馆内指定的地方，以供参考。叫它做“华侨问题图书室”也可，叫它做“华侨资料中心”也未尝不可。我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暂时不必大费人力物力另搞一套。

中央和地方都可以设立华侨博物馆，但第一，必须同当地博物馆合作，第二，必须争取海外侨胞的支持和帮助。

最后，我们还提出两项迫切的建议：①成立华侨出版社——华侨问题或华侨史研究是专业性较强的学科。它的研究成果，一般出版社往往不肯接受出版的。这样就不利于华侨研究的发展。我们认为最好由领导机构（包括国家出版局）批准和资助成立华侨出版社，如民族出版社之例。这不仅对研究工作给予方便和有力地推动这方面的研究，而且对广大华侨也有鼓励的作用。

②成立华侨研究基金会——大规模进行华侨史研究，必须有一批足够使用的经费。用来购置图书资料，印刷期刊、论文和专书，进行调查研究，以及举行会议之用。华侨史研究会是民间学术组织，它的经费是依靠外面调拨和帮助，而且很不固定的。因此必须设立基金会，接受外界的捐赠和有

关机构的资助，并设立基金委员会主持其事。

三、落实华侨史的编写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没有出版过一部代表我们的观点，有独到之处的华侨通史，甚至国别华侨史。这种落后情况，与我们十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很不相称，必须迅速改变过来。我们成立了华侨史研究会，就可以把华侨史的编写工作领导起来。把各方面力量组织起来投入这项工作。

①以原有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力量为基础，加上侨务机构的人员和国内外有条件的专家学者，组成一支专业队伍共同负担编写华侨史的工作，即由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师大、华侨大学、云南历史研究所，广西印支研究所及其他有关的高校和研究所派人共同协商承担任务，分工合作等问题，决定后付之实施。

一九八一年，我参加北京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大会，受代表们的委托，写了一份《关于编写华侨史的倡议书》，向大会提出。其文如下：

关于编写华侨史的倡议书

这次华侨历史研究座谈会的胜利召开和华侨历史学会的即将成立，标志着华侨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已经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和支持。这完全符合海外同胞和广大群众的殷切期望和国家的需要。

中央领导同志多次申明重视华侨工作，研究华侨问题。华侨问题的研究，首先应该掌握华侨的历史知识和现状。所以华侨史研究对于学术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都有直接关系。

华侨史作为一项有系统的学科进行研究，在我国已有数十年历史了。由于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和学术界对华侨史的研究不够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侨史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在十年浩劫中，这项研究又陷于停顿。今天拨乱反正，百废俱举，不仅研究华侨史的机构相继出现，而且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数量都有显著的提高。研究队伍亦相对地扩大，这都是我们研究和编写华侨史的有利条件。

目前我们还没有一部代表我们的观点，内容有独到之处的华侨通史，或国别华侨史出版。这种落后情况，与我们十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很不相称，必须迅速改变过来。我们成立了华侨历史学会，目的在把华侨史的研究和编写工作领导起来，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投入这项工作。因此我们提议：

第一，我们必须对华侨史的重要性有正确的认识，加强信念，大下决心，消除本位主义，充分发动群众，使广大群众对华侨史研究重视起来，大力支持，造成一种社会风气。有了群众基础，华侨史的研究和编写就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在侨务机构、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等的支持下，以原有的研究机构的研究力量为基础，加上侨务机构的有关人员和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并适当吸收一部分有条件的海外侨胞和归国华侨，组成一支专业队伍，共同负担编写华侨史的工作。

第三，我们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编写一部华侨通

史，但并不排斥国别华侨史的研究和编写。也不干扰各研究机构的已定计划，相反，我们要发挥研究机构的特长，适当地分配他们任务。希望他们多出点力。

第四，这次大会召开很不容易。我们希望趁此机会，通过讨论协商，定出办法，组成班子，迅速进行。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这篇倡议书提出后，得到全体代表的赞成。大会委托我召集到会有关单位负责人开会商讨协作编写华侨史的事宜，可惜时间限制，仅集会一次，还未就绪，而大会结束，代表云散。此事遂作罢论。兹事体大，非发挥集体力量不易措手。期于他日而已。

②充分利用各研究单位的固有成果和特长。例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对印尼华侨史，中山大学东南亚史研究所对于菲律宾华侨史都做过不少工作，在编写华侨史中，涉及这两国的时候，希望他们多出点力，其他单位亦应派适当的人参加，发挥集体力量，破除本位主义。

③我们编写华侨史，特别是全面的庞大的华侨通史的条件暂时还未具备的时候，我们不妨先写一些国别华侨史，如印尼华侨史或缅甸华侨史之类，为写作全世界华侨通史准备条件。所有国别华侨史写成后，我们编写一部庞大的华侨通史就有牢固基础了。英国人珀塞尔先写了一部《马来亚华人》（1947年），又在这个基础上再写一部《东南亚华人》（1951年），也是循序渐进，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从点到面的办法。

④在编写前后，我们还要重视翻译资料工作。以有关资

料之多而论，我国还远不及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经过十年浩劫后，公私所藏的华侨史资料，几乎荡然无存。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借助于外国资料。因此，我们应该组织人力把外文有关于华侨史的档案，专书和论文摘要译成汉文。这项翻译工作是积累资料的第一步也是研究过程的一个环节，不应等闲视之。在编写华侨史之前，最好先编一套资料汇编。

研究华侨史，除搜集考古学上的有关资料和中外书籍上的有关材料以供参考外，我们还要向归侨进行调查访问，把他们在海外耳闻目睹的经历纪录下来，趁老华侨健在的时候，尽量争取他们亲身经历的材料，组织各院校有关的教师，在华侨研究机构和文史馆的研究人员，在侨务机构，社会科学院及教育部的支持下，在一年内分别到各侨乡、各华侨农场，有计划的进行调查研究，越快越好。每隔三、五年就举行一次。广东省和福建省都是这样做法。获得的材料，整理后就复制印行，互相交流，以供众用。同时我们又积极搜罗关于华侨的档案材料。如果有机会到国外考察，访问侨胞，交流经验，就更好了。

至于在研究过程中，个人与集体关系问题，国内和国外的分工合作问题等，都需要看具体问题而具体解决，不在这里谈了。

华侨史研究是符合广大群众和海外华侨的要求和愿望，让我们群策群力，掀起研究华侨史的热潮，为促进四化而贡献自己力量。

美国华工与中央太平洋铁路

杨国标

1863年，美国开始修筑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即联合太平洋铁路和中央太平洋铁路。这条东西交通大动脉与随后修建的横贯大陆东西部的铁路，使整个美国联成一体，对开发西部地区，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伟大工程的西段中央太平洋铁路，主要是依靠华工的力量修建的。成千上万的华工流血流汗，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伟业，却因此而给自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修筑铁路的急迫性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资本主义迅速成长。东北部各州以雇佣劳动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很快，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生产率大大提高；南部各州残酷压榨黑人奴隶的种植园经济尤其是棉花种植园也在不断扩大。大批移民源源不断地从欧洲来到美国，他们横渡大西洋来到美国东部，又由这里向西迁移，去开发那广阔无垠的处女地。与此同时，美国的领土也不断向西扩张。美国统治阶级在向西扩张的过程中，残酷地杀戮印第安人，无耻地侵略邻国。1846年，美国发动了对墨西哥的战争，继吞并得克萨斯之后，又占领了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使美国领土扩展